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目錄

房寛

泰階六符賦

沈仲

象環賦

韓液

公孫宏開東閣賦

魏縝

梓材賦

湯履冰

對梢溝判

張仲宣

對知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策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

徐景暉

景暉天寶時人

對勞農有闕判

冬勞農大酋有闕主司糾劾訴稱六物未備

昔在后稷躬稼宣王命籍用天之道因地之利率先以勸敦本斯在是候春鶊初飛饁彼南畝秋蟬已噪穫乎東皐順月令以迎貓佇星迴而合蜡八政罔忒九職攸序搜粟多乎敖廩典農蓄於京坻以備荒札將禦凶饉而穰田滿

籌豈用淳于之哂載餚入野常聞王丹之勞惟彼大酋是稱司醞徒學杜康之藝有㤉儀狄之職陶器必良工善其事火齊式序職司其憂和羮既用於鹽梅合禮必資於麴蘖六物未備胡不及言三農旣休忽此闕禮使上農空迷於帝力大酋合寘於國章

張仲甫

仲甫天寶時人

雷賦

粤若稽古太始之初陰陽和而爲炭天地張而爲爐鎔鑄

品類陶汰清虛名之四海謂之八區陰陽相盪感成雷乎
號曰天地之鼓事載河圖之書藏冰以時則響出而不震
仲秋之月必聲隱而無餘或震怒百里雨潤同沾法威刑
於牧宰察醜惡於毫纖或殷轔而鼓作或滅沒而韜潛吼
若天開闢如地裂動靜必以其時喜怒於焉有節是以樊
重入室王裒遷墓終不苟於瑕疵冀中平於朗寤蠻夷於
是膽慴賢豪於是心懼惡不戒而潛至善乃全而焉措無
貴無賤敬天之怒五星不逆六氣合度發陽和啓蟄戶農
事興作秋成斯覩以日繫時有倫有序欻焉而來倏焉而

去鼓勇莫測其蹤安息莫知其所捜獲山川洗滌寰宇爾其爲狀也則乃聯鼓晶晶力士雄雄雲飛電耀起自震宮其爲聲也磊磊落落砰砰訇訇龍潛魚躍海湧山傾星宿爲之霾翳日月爲之昏暝夫其赩赫震燿紛紜煸作臨峻崖投深壑終不騁於雄豪將勸善而懲惡布雲雨於潛龍銜丹書於白雀若乃王綱如繩龍羅有情是謂小人無禮君子無刑守容貌而無恒豈耳目之不明終冀貞廉於衆口法令未若於雷霆

梁涉

涉天寶朝官司勳員外郎

長竿賦

伊酺醵之可觀有格澤之修竿勢百常以莖擢文五彩而花攢可員以致遠又行之匪艱故得一人之慶而爲萬國之歡獨步華場偏臨廣術當太階以影正對重樓而首出岌岌兮高柱承天亭亭兮若木拂日有美人兮來從紫闥爲都盧兮衣錦聚衣凝靚妝以如玉聳輕身兮若飛倏龍盤而婉轉遂花落而霏微朝雲乍興神女之初降曉月將落姮娥之未歸於是伐鼓雷響鳴金星合從正殿以獨步

巡廣場而未匝勢欲傾掉力將彈壓天地爲之振動樓臺爲之岌業臨人自正兮有異從繩處險而安兮匪同履冰豈有象於鴻漸終無敎於猱升聞北風其涼我則懷將恐將懼見南山之壽我則喜不騫不崩則知蹲會稽者其言矯在浚郊者其利少曷若揚王庭越木杪爲域中之大見天下之小哂伏波之銅柱遥居海裔陵漢武之金莖揭出雲表惟我皇而念兹遂角觝而存之非爲作奇技庶堯之謗木可爲非爲作無益庶舜之舞干可持使遷喬者仰止守直者方斯臨下則正而不譎在上則高而不危夫是跨

越古今標格寰宇聞之者鳧趨雀躍見之者足蹈手舞非測日之表可傳非淩雲之梯足數將揭焉以山立或拊之而林聚故知斯竿無親惟力是鄰雖盛德之在木必先容而假人欲爲柱兮承彼大廈願爲檝兮當彼要津旣呈材以效質樂我王於萬春

對馬驚師徒判

卜氏爲御馬驚師徒小却監軍糾爲無勇卜氏遂死之或誅其功監軍請寘乎理誅者執云非罪

赤羽相向魯載乘邱之役紅塵交飛國駿賁父之御事匹
蒙馬力均投牛變非銜橛驚爲流矢殊郤克之不止因潰
齊軍成魯師之小却便亡卜氏汗朱輪豈敢言病驗白肉
乃知非罪逝者既往吾誰與歸死而可哀士始有誄此焉
實理執曰監軍雖欲必也正名是故惡夫佞者

對樂師教舞判

甲年十三爲國子樂師教之舞象甲不受命樂

師將撻甲云違禮不伏

夏序般膠建國尊務養老齒胄先王大猷所以長幼分規

道業差序咸殊誦習將明告教射御書數分制則於樂章中和祗庸遵規儀於性府卽大成以方就爰小舞而首陳必在準繩無或差忒以言國子辨慧斯開系彼勲華金張錫慶遵其禮樂游夏申歡學畢幼儀言辭外傅年昇舞勺乃踐上庠春誦夏弦深期順節尊師重道寧顧踰閑佩觿之成童未及樞衣之舞象何先雖欲速於有知終見陷於無度儻聞一知二亦何守於彝倫必也非禮勿言固可拘之年限制於未亂詳兹雅得紀綱扑作教刑撫事難從捶楚

對琴有殺聲判

甲鼓琴多殺聲景與其鄰懸鏡於樹以盤水察之盡達微隱甲訟景非理云恐有害人

絲琴高張觸物易操朱弦促調緣心應聲旣峩峩以在山亦蕩蕩而著水甲逢有道每歌詠於南薰景屬無爲亦歡娛於北里彈絲靜聽無聞獨鶴之吟外物生情忽作捕蟬之思平生雅意妙曲先知邂逅商音有鄰便覺鏡懸於樹疑桂魄之澄空水止於盤若冰壺之在鑑隱微必察善惡斯彰纔聞蔡氏之絃遽作淮南之術迹或多於猜忌罪無

抵於章程事則可憑訟乃無咎

石鎮

鎮天寶十年進士

洞庭張樂賦 以八音克諧天地充滿爲韻

昔帝軒出震用率大夏三才以貞萬人以察戰蚩尤於涿鹿之墟登飛龍九五張咸池於洞庭之野舞元鶴二八遂使素女緘瑟昭文輟琴壎箎協韻笙磬同音始鏗鏘以拊石終旬隱而擬金雷出地中以成奮豫之象風行水上油生子諒之心包混茫之廣大含元氣之高深不知不識順

帝之則無視無聽至道之極三月忘味思在齊而攸聞七旬格苗非得儁而爲克所以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羣方既睦庶尹允諧且如碩人褎然萬舞在前秉翟奕奕象九奏於鈞天后夔爰至三步既次夾振躚躚率百獸於厚地諒人神之在和何匏竹之足備況乎皇上降衷以符德充理七音於周雅歌五絃於舜風仁親是務車軌攸同信敷草木澤被昆蟲在坑谷而何有與幬載而齊功故得萬㝢宅心四夷修款音無遠邇義取觀盥聞正始之頌聲足誠盈以持滿空歌詩以獻賦若窺天之以管

罔兩賦 以道德希夷仁義爲韻

粤若窮理盡性在宗載考觀窮元元討謨天造惘鷦鷯之爲得處一枝而屬厥詞罔兩而格言詳萬籟於至道道之爲體也無思無慮惟靜惟默皇帝得之而升於雲天維斗得之而運於宸極下崆峒之路理必諧於襄野登隱弅之邱義無虧於建德爾其問影責實稽謀惟微審行止之常分固怨蓄而用希陰與夜兮吾所隱火與日兮吾所依若有待而持操誠不協於天機且夫步日者足憐蚿者夔雖鳧鵠而異稟將斷續而則悲苟安時以處順惟我心之則

夷如莫耶之或躍必歐冶之見遺客有感而歎曰大塊勞我聖人不仁天地無私於覆載陰陽貽合於陶鈞動之則矯冥之則親汎然無跡瞠然絕塵時旣來而不再物亦煦而知春夫如是則何患無位不作守道安貧而已哉於是罔兩卑陬改容逡巡徐避養淡泊懷簡易鄙白龍之遇制嗤文豹之有累寓百骸於神理休四海之光被在埏埴於洪鑪得修身之明義

蔣至

至天寶十年進士

洞庭張樂賦 以八音克諧天地充滿爲韻

聆黃帝之遺音澹乎至察天非私覆稱其德以無三國有元風應其方以宣八所以合德樞之幽鍵率至人之大叓當其存乎象用酌彼鈞深將合之於萬籟故稽之於八音非剽之以耳寧聽之以心風師拊石雲將擬金兼園客之絲彈爲鶴舞辭羌人之竹擫以龍吟雖不擊而不考或習習而愔愔坐忘斯得旋歸靜默其始也懼其終也惑迴日月之運行會鬼神之柔克淒清廣莫之野曼衍華胥之國奔夷貊於蟠木之東聳鱗翰於幽陵之北和容遠被休氣

充塞邦用榮懷人之克諧何以鼓靈鼗之坎坎撞猛簴之喈喈至乃起於無眹調之自然張洞庭兮聽咸池同嶰谷兮合鈞天昭炎氏之作頌寓莊生之外篇是則成象者樂之餘希聲者樂之器舞妙有爲八佾懸至和爲二肆觀其妙叩以元關動無方覃於厚地貫陰陽而不測庸詎識其純粹吾君纘戎始酌遺風集端虛於黃屋攘靡曼於元宮理代之音兮蹈而不厲不言而化兮美以能充今以視昔實由元同受靈命之誕敷窅希夷之自滿考徽音於天樂

謝能賦於窺管

罔兩賦 以道德希夷仁義爲韻

揖傲吏以逍遥啓眞經於探討則知辨彫萬物富有三寶假影外之微陰喻域中之大道惟彼罔兩同夫糾纆邈兮難名混兮不測離婁目眩而方見桑宏心計而寧識其出也與影俱遊其入也與陰俱息乃謂影曰子於我兮何力我與子兮何德將詰之於心請對之於臆殊途兮同歸孰是兮孰非進豈苟得退殊所希繫我有待俾爾相依在波瀾而比目升雲漢而聯飛胡乃折責其持操而欲論乎等威者哉且夫出入隨日行藏任時儀形長短取象毫釐雖

曩華而今槁豈變態而殊姿語默無滯類達人之舒卷視聽無及符至道之希夷原夫以陰託影以影輔人行則無跡居必同塵不樂榮大寧悲賤貧茹藜被褐非所恥腰金鳴玉非所珍誰泣楊朱之路誰迷宣父之津誠滑疑於至理不夭閼於天真則知於物有憑處身如寄和光遠害是其道先人後巳是其義鑒之者雖臨水而罕窺畏之者將奔走而奚避欲明有象於無象有愧知音之意

孫翃仁

翃仁天寶十年進士

朝元閣賦 以高抗山頂升覽清遠為韻

神之本也以朝為大乾之德也以元為高合二美以制閣俾萬人兮不勞何哉彼朝元之為狀厥高因於巖嶂岌嶪兮初謂湧於山巔崔巍兮又謂居於天上崇崇之勢博敞宏壯斜窺渭北笑玉樹而徒空俯對終南與金闕而相抗迥出象外信非人間陽烏乍轉以迴翼翔鶡不逮而空還七聖同遊罷還襄野萬國以會自是塗山既而元冬啓景六合清迴法駕行幸於溫泉羽旆騈羅於高頂帝乃躋稜層考休徵天之動日之升馳繚垣以望甯篠開閶闔而越

凌兢視遠如邇臨高可憑於以旁眺於以迴覽窗前桃實在方朔之深知閣上鳳巢表帝軒之聖感昔秦皇學道漢主長生祈年既築望仙復營人既勞止事卒無成豈比夫向背山澤密邇皇城池入水而下臨無地階重巖兮上摩太清至若早霜啓色積雪初晴壯泰山之日觀比天台之赤城信我后之攸處與神仙之混并嗟乎登高作賦十上何晚題陸雲之閣吾道應行薦揚子之文其事不遠

房寬

寬天寶十年進士

泰階六符賦 以元亨利貞爲韻

天垂象其徒實繁聖作則克叶元元故六符之效祉同五星之可言匪侵名於傅説不奪彩於軒轅有道則見頻然以明示萬物之咸若表三階之砥平歷歷珠貫煌煌弁橫高以視卑八荒仰其不忒低而能觸四海悅其光榮昔昧者謂前王之淫縱今明者彰我后之元亨旣歸仁於垂拱亦叶政於阿衡寧不以爕理諧極耿耿莫京麴蘖以之作醴鹽梅於是調羹近取諸身長乎庶類率土雖廣至德遐備救旱則霖雨爲先濟川則舟楫是利不然者奚得與南

極而齊出拱北辰而爲次跂彼無報既織女之多慚晥爾服箱知牽牛之增愧繼東井之應福何賴川之足懿事契其誠萬邦以貞亦既啓瑞終然永清且逢時而不隱猶牧謙而作程每避日以照曜孰與月而爭晶順秋冬以迴斡隨河漢以低傾寧直降龍駟之特稟應仙郎之美名信可久而可大等無臭而無聲謬管窺以體物幸芻蕘之見弃

沈仲

仲天寶時進士

象環賦 以謙德無事循轉爲韻

佩服之設惟德是瞻夫子之服素而博夫子之德稱而廉式制象以表諸儉豈無玉兮體乎謙謙而伊何服用有則舍寶佩庶以彰其無位制象環實亦明其讓德匪玉兮匪金是雕兮是刻取其㷼身之齒奪其截肪之色磨而不磷涅而不黑相彼玦兮謂其玦之有離制此環兮體其環之不極因良工以表器奉聖人以聘國茍烱戒之斯存曷威儀之有忒於是不師爾制爰始我謀錯落增色晶明克舒寫金規於顧兎掩素彩之隨珠崇其五寸之範輝彼十圍之軀貴其文兮我則文而能潔謂其曲也我則曲而不踰

既圓體以就滿亦虛中而應無服爲身表環爲佩器若禮義之相須豈周旋之暫墜將以體象其法理亦以循環乎志意雜章甫以爲飾騰組綬而生輝蔚禮經以酉規掩水蒼之故事明夫素王立範象豈因循必使動容有則蔵規合倫得禮容之不選著盛德之日新環之質兮取其終始罔遺象之齒也取其堅白可珍體夫子之歷聘周流似夫子之從時屈伸象環之制兮其義不淺謙撝之旨兮因斯而闡道崇受物用能寬而有容理貴適時體如丸而任轉

忝明試以效拙敢獻賦而旌善

韓液

液天寶時進士

公孫宏開東閣賦（以風勢聲理暢休實久為韻）

千載之下凜然清風才生於代道積厥躬洎六十而達為百夫之雄時然後遇否極斯通賤不憂貧牧豕之心在貴而好我招賢之道崇招賢伊何東閣不閉常虛懷以應物每趨風以接袂屈巳於士德必不孤應以同聲冥而合契爰符禮以為食不倨賢而恃勢故門多長者之轍奄有輝光座必非常之人亘以年歲豈惟開閣於暇日之中抑亦

留心於接應之際道不虛行有開有聲方積善以志其大
匪飾非以外其情故人得盛大之譽館得招賢之名欣其
託身之先美其投足之始名以才著高因下起槐市居尊
柏臺是履多士拭目羣英傾耳猶尚德以尊賢將興化以
致治豈比夫鄭驛迎而爲賢陳榻解而稱美然以匪階而
進任道而暢自家刑國封侯作相不出十年之中獨立羣
賢之上欽若前哲惟德之休其儀棣棣其政優優知足則
止辭榮而歸侯好賢不倦垂範而空留且資以時須賢爲
代出得之者則政舉失之者則政逸安得不開閤以崇敬

祛繁華而摭實詎其嗣之代何不有惟秉鈞與當軸宜欽風而善誘庶斯道之不虧信昭彰之可久

魏縝

縝天寶時進士

梓材賦 以理材為器如政之術為韻

昔成王纂位周公輔理命爾康叔尹茲殷士既因命以申勸欲善終而令始述文武之所修陳藝術之攸起播英聲於典訓揚芬烈於國史則知上之化下如梓之材遵繩墨以運思受鎔模於簡能其度木也佇林衡之畢選其取制

也仰惟和之所關於是既勤樸斲惟所云爲奚茲服用靡尚精奇信其有益取於無私工必止其淫巧物欲稱其事宜去雕鏤所以昭代俗之反素塗丹雘所以知禮義之攸施擬古呈功觀象制器或因事以立法亦憑質而託類臨時通軌開物以利乃作誥於聖人俾流戒於在位凡教在始而法在初莫不念乎梓匠慎爾攸居苟方圓之失理是風化之蔑如故王者側殷迹述周令汲汲賢良孜孜善政招延俊造以輔明盛偉夫立德垂訓名言在茲凡百斧藻各共乃司勿謂幽昧神其聽之自然片善無遺羣材靡失

輪桷兼採棟梁並出實有補於大廈方見用於王室擅高

曾之規矩騰雅頌之洋溢闡無疆之淑懿成不朽之政術

湯履冰

履冰天寶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梢溝判

甲通梢溝三十里主者按與役不申甲云水漱

之不合申

甲義恤菑畬志殷溝洫懼襄陵之荐及梢齧攸通稽濬川

之前聞源流遂遠當以崇朝其雨高岸爲谷無勞役之事

濟稼穡之艱里則斯遥功則其倍溼泥是沃俄分數斗之
謡韓工巳成良開萬代之利歲自便稔邦由是臧異東西
之見分寧嗟别思殊劉項之有割是悅昌期激而不徭足
以嘉尚決而非役奚用申爲粉署將繩恐涉察泉之義白
圭思復宜從因水之詞

張仲宣

仲宣元宗時對策擢第

對知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策

問朕聞武以保大定功刑以禁邪止殺軒轅三皇之聖莫

能去兵陶唐五帝之聰時猶振旅故知體國經野宜有弔伐居安慮危可無豫備朕纂承丕業虔守大寶因祖宗之既康恐文武之將墜兢兢戒慎翼翼憂勤而德教誕敷烽燧尚警三邊每勞於征伐百姓不歌於耕鑿言念于役深軫於懷所以日旰忘飡中宵輟寐思謀臣以制敵折衝於樽俎索名將以守邊降伏其戎寇行何法也得致斯人哉子等藏器待時呈才應命盡陳古今之事備許攻守之策至時賢著述往彥勳庸兵法有五十三家宜分其四種漢臣有二十八將自比夫幾人景略可遠於孔明張遼得齊

於關羽斛律光賀若弼近代之用誰優我李勣與李靖先朝之光誰最又邛南一方之地磧西萬里之域將棄之以促境寧守之以勞人鎮梁州至於流沙軍隴坂至於積石險阻要害子疑汝明秦中歲役於防水若爲釐革代北年疲於禦塞奚所變通薊門屯田何術以休其弊柳城梗澀何籌以繫其虜凡此邊廷今爲重鎮何經何見何履何歷若兵不獲已用何奇謀貞我師旅使有征無戰必文可來之施何異政柔彼夷狄使懷惠畏威咸述爾能直言其事當有昇壇之拜佇伸推轂之寵

對臣聞玉弩垂芒耀明威於紫緯金方戒序凝殺氣於丹霄然則負扆登樞規七衡而立辟垂旒御辨法四選以詳刑是故黃運披圖靜妖氛於涿鹿丹陵啓業耀佳兵於洞庭伏惟陛下陟上帝之耿命順下人之樂推總不測之謂神包混成而爲道然後運天地日月以臨之洩雷雨水火以育之宣道德仁義以綏之張禮樂刑政以肅之然則宿離無忒天清也海外無波地平也左學上庠文明也保大定功武威也由是東西沈潛朔南浹洽草木咸若昆蟲無天猶且日慎一日雖休勿休俯徇謙光循易象之明義降

詢得失追漢策之高蹤所以廣訪芻蕘旁求道路臣戎旃賤伍樗散陋容策蹇以忘疲勵弱而知倦猥茲庸菲允賦闕庭奉詔慚惶啓處無地所冀齊庭設炬九九之術先收燕館初開先尊郭隗而已敢緣斯議庶竭丹誠制策曰思謀臣以制敵折衝於樽俎索名將以守邊降伏其戎寇行何法也得致斯人哉臣聞晉謀元帥漢召材官必資悅禮之英咸選良家之子誠請秋風授律吉日拜將收不疑之十討問子明之五策賞必以功罰必以信則良將斯至矣大功可舉矣制策曰兵法有五十三家且分其四種臣聞

習手足便器械積虞關具攻守伎巧之兵也權德刑隨斗繫因五勝解鬼神陰陽之兵也雷動風舉後發先至離合向背而應變無常形會之兵也守正而用奇詳形而討戰兼伎巧包陰陽權宜之兵也然後憤之以仁義信之以賞罰以我直而權其曲以我智而薄其愚以我和而制其離以我治而乘其亂故雖孫吳再生亦不知爲敵人計矣制策曰漢臣有二十八將自比夫幾人臣聞漢有二十八將者上應二十八宿也或以文雅光國鄧禹有決勝之奇或以武能威人吳漢有綏邊之略功論樹下馮異之績彌彰

氷結河中王霸之誠尤著臣以卑賤夙無器業竊循運合
聖恩不次得參賢俊之末安敢自強而比哉清問猥及臣
當萬死制策曰景略可逮於孔明張遼得齊於關羽斛律
光賀若弼近代之用誰優臣聞景略之功也孔明之績也
張遼之謀也關羽之烈也斛律光之勇也賀若弼之略也
廣論之則耀靈不駐略談之又書不盡言景略之佐秦堅
纔聘如熊之捷孔明之匡蜀主克著臥龍之名張遼運籌
之方可以歸之於先軌關羽搴旗之効可以論之於後塵
賀若弼之破陳軍功先諸將斛律光之扶齊國名劣衆人

以次而言斷可知矣制策曰我李勣與李靖之功詎最者
臣聞李勣者智也仁也勇也嚴也躬教可以圖始心教可
以保衆自伐三韓克清九族所以東夷之人不敢西向也
至於李靖者安可同年而語哉大征北狄詎見絕其餘氛
授鉞南蠻寧見殄其遺寇所以蠻胡猾夏邊鄙亟聳者良
由此也制策曰邛南一方之地磧西萬里之域將棄之以
促境寧守之以勞人鎮涼州至於流沙軍隴坂至於積石
險阻要害予疑汝明秦中歳役於防水若爲蠭蠆代北年
疲於禦塞矣所變通薊門屯田何術以休其弊柳城梗澀

何籌以繫其虜凡此邊庭今爲重鎭何經何見何履何歷
臣聞膜拜慴脅既崇於弔代昧谷遐方實資於鎭撫薇亦
柔止猶聞遣戍之詩瓜時在期尚起踐更之役今欲明守
邊之術開斥地之制緬惟經算俯訪芻蕘設闢鄙術何足
以觀之夫先王馭道也必專其邊守疆以戎索恃吾有以
備懷其所以來招攜以禮懷遠以德今丸山在境猶發度
遼之師葱河巻祲仍開拜井之屯勞人遠役其何以哉若
乃務廣其土以疲其人宿兵於無用之地勞師於不禦之
俗聖王之道未之前聞制策曰若兵不獲巳用何良謀貞

我師旅使有征無戰必文可來之施何異政柔彼夷狄使
懷惠畏威臣聞季梁在隨楚朝罷議仲尼居衛晉國折謀
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陛下誠然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
於無外大啓爵命以示四方拔將選才各盡其用急善同
於饑渴用人疾於應響杜奸佞之門廢鄭衛之樂混清六
合實由乎此雖西有不羈之寇北有不賓之虜征之則勞
師待之則無益故班固曰有其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
可臣而蓄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懷惠畏威也
但以日暮途遠汲深綆短文不逮意書何盡言謹對

張仲宣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八目錄

對行濫䙆破奴死棄水判

楊守納

對夢得籬粟判

盧禧

對不受征判

盧衎

對履亦判

郭休賢

對習星歷判

對燕弓矢舞判

李諲

妒神頌并序

左光嗣

對字詁判

任昇之

遺鄭補闕書

鄭欽悅

復任昇之書

張綬

綬元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牢祭有違判

孟壬具少牢祭仲巳遽孰畢入贊者告巳有違巳云以備失也得禮之中何乃妄告俱詣博士定博士曰禮和爲貴豈在爭乎科贊者不伏

我將我享惟羊惟牛籩豆牲牢非無升降大夫命士亦有等威經禮孔明宗祀無替永言特牲之饋實曰宗人之職

筮尸筮日以崇賓主之儀東序東房克明兄弟之位況舉鼎告備雖符將禮執畢先入未或愆儀既南面以當階又尊主而備失其動也中伊糾胡爲適明贊者無稽更彰博士同惡周旋既無失墜小言則亦何傷造次曾靡愆違知和豈能爲貴懵其禮物博士不利於操刀正以刑書科者乃得其資斧既厚誣於君子亦淺之爲丈夫將子甘心無或騰口

劉系

系元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牢祭有違判

孟壬具少牢祭仲巳遽執畢入贊者告巳有違巳云以備失也得禮之中何乃妄告俱詣博士定博士曰禮和爲貴豈在爭乎科贊者不伏

祭者曰薦申其至誠鬼之言歸於以明德欲祠祖禰必擇牲牷苟爾儀之不修則其咎而焉往孟壬三命是服匪懈四時既無忝於孝孫將有事於皇祖宿尸致祝初設位於廟中執豆陳籩終展禮於堂上相彼祀事居然可觀饋以少牢俾申於孝享用其柔日願接於神明周旋自適於等

威終始不忘於齋敬執畢而入信鄉人之知禮卒事無規

奚贊者之妄告徒質疑於博士合書罪於斯人

張滄

滄元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給地過數判

甲給地過數科所由曰更耕之田

凡制農田是分地職家給百畝夫當一廛矧伊所由慎乃

厥事善相邱陵坂險能均地邑人居使一易之田加之以

二再易之地增之以三蓋居塉土者勞則宅沃土者逸將

更耕以獲利與不易而方齊故俗阜時康以廣數圻之外
家給人足寧嗟十畝之間曠土旣無代田是匹欲科之罪
其善有詞

呂因

因元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字詁判

甲書字詁所由計功不及日請科罪不伏訴云

紙類不同

甲手揮五色已臨科斗之書躬寫六經方寘麒麟之閣而

論其日課將貽秋典且羲和之晷遲速有殊簡牘之差短長非等理宜課以畏愛之景辨以功庸之效先則窮其狀跡然後寘以刑科何乃厚誣仍令薄訴須緘滕口之訟方入噬膚之獄

對行盪甕破奴死棄水判

甲負甕行被乙盪倒甕破索陪乙不伏又景奴死棄水中人告之

埏埴成器蓋資虛受之功役使爲臣同稟最靈之德他人毁棄緡錢之直合酬營魄消淪埋瘞之義無隔甲行負甕

雖有類於戴盆景畜家童情有虧於物議方漢陰之抱汲初未忘機等蜀郡之栽書唯資力使既而途遘卒遇瓦解無全命迫力殫舟藏共遠不忘情於毀甑乙合償其錐刀方念舊於做帷景須施其薪轄巳虧讓行之美更彰速朽之尤折其片言勒陪半價辭名丹籍委骨滄流死埋應切生情實爽既違掩骼之典宜從束矢之科

楊守納

守納元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夢得雞粟判

索和誠家貧至孝夢西籬下有粟掘得十五鍾

鄉人以告非營求所得請納官

索和至孝居家貧窶因心則烏鳥翺翔傚服則懸鶉碎羽立錐無地門挂陳平之席至誠動天庭列孟宗之筍五芝繁茂氣雜仙靈四壁森羅隙流頹日遂得元穹降祉紅粟呈祥不資南畝之勤自有西籬之錫諒貞符所降爲純孝之精欲以表斯孰能若此鄉人庸謬妄相詆訐不違劉殷之德須遵呂侯之典

盧禧

禧元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不受征判

甲有賜田不受征稅

農之制地征不過籍德將見優賞莫爲稅伊甲也之介福承賢者之餘慶樹勲公家列爵王冊既未封於列土方受賜於加田爰及後昆克奉先業責其征稅徒稱聚斂之臣守以莫從是謂博通之士請依周典無撓戴經

盧術

術元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履畝判

丙爲諸侯履畝擇其最好者取之百姓上訴御史糾違法訴云非入巳

凉以作法弊尚或貪謀之不臧事將奚適丙桐珪荷寵茅土分榮既稱孤之是崇在養人之爲政不有如傷之視遽興厚斂之文且井屋既殊收稅有數人或不足君何取諸苟縱欲之斯行紅粟多積豈堪命之能久黔首何安敢請焚書將以和衆遂命持斧以問剖符縱非入巳之科須當擅賦之責

郭休賢

休賢元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習星歷判

得甲稱人有習星歷屬會吉凶有司劾以爲妖

款云天文志所載不伏

天道非遠人情難測俯察仰觀知來藏往顧惟所習頗曰常途取則四時識乘蛇之度數明諸六歷辨迴蟻之循環習洛閎之平生得陵渠之志事既知休咎同入精微攻乎異端自貽伊慼必若門傳良冶亦觀過而知仁如其職異

靈臺乃欽哉而難卹劾爲妖妄何太忽諸引以天文未聞其可

袁自求

自求元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糞田判

或以齋月屠犬縣科殺生曰爲輕與所用

地邑人居必參相得勸功樂事然後相親不易之田畝百而尚逸再易之地倍三而猶倦漆林之征輕重是升園鄽之税等差斯別欲均沃塉必資改更故載芟載柞澤澤其

耕不稂不莠芃芃其稼且輕輿用犬彊槩用賁在禮經而可遵於憲章乎何有禹貢成賦標乎上中之宜周籍立規備設牛鹿之制況明君為政動植以安田祖有神螟螣不作科之屠罪恐涉流言寧益國以利時豈棄人而愛犬食舊德能保全而不忤田有禽利執言而無咎小狐汔濟未出險中即鹿無虞往而見悋刑云不濫君子盡心有孚匪終渙汗何惕

趙自勤

自勤天寶中官秘書監十二年自水部員外郎出為括州

刺史

空賦

無德而稱者則其稱不朽無形而用者則其用不窮若乃質混沌氣鴻濛生天地之始匝天地之中不可知詰其名曰空夫空也者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聽之不聞搏之不有舒之則遠彌六合攬之則不盈一手體無涯以爲大物有來而必受徒蒠其湛爾無營瓢然至輕向逆山而似晝對澄浦而同清大而覰之則漭漫兮類元胎之貌審而察之則眇漠兮凝至道之精故老氏曰有物混成先

天地生寂兮寥兮孰能爲其損益不傲不昧安可議其幽明利萬物有含容之德包二儀有覆載之名草木資空以長茂日月乘空以運行霜鴈雲鵬非空無以矯其翼喬鶯幽鳥非空無以習其聲夫天之無言不能去蒼蒼之象風之無聲不能闕蕭蕭之響陰陽者氣猶不免於推遷遞次雖高亦未離於測想豈若窅兮冥兮吾則不知其靈浩兮蕩兮吾則不知其廣含大化以虛無起神功而惚恍善計者無所用其籌策善觀者無以勞其俯仰故能象帝之先元之又元以無有入無間引微明於纖隙混餘碧於長天

隨時小大應物周旋處覆盆而俱暗引測管而同圓入枝間而帶影通野外以含烟或高深放曠或委曲連綿雖可名而可道終默然而澹然則有閑居至人宴坐開士黙聰明而反聽閉户庭而隱几旣而諦想羣物深觀至理窮未來寂滅之端探過去混元之始見衆生生而不失大化化而無巳知有爲盡於無形化萬物歸於一指然後色空皆泯驗先覺於輪王物我俱齊得眞筌於莊子巳矣哉杳杳茫茫地久天長非色非相不存不亡故知大象無形去文質而成體至恒不變混今古以爲常然則無施不適應用

無方作器以虚中爲貴援賢以虚左爲良亦有譚國大夫
嗟巳空於杼軸倡樓孤妾怨難守於空牀當今四海會同
羣方清晏邦國有不空之歌太史絶三空之諫獨有文章
游子書劍沈淪出門以虚舟遇物入室以虚白全眞生也
數奇每有書空之歎長而樂道猶在屢空之貧惜揚名之
未達恨干祿之無津敢作課虚之頌用投虚受之人

鄭察

察天寳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舉賢任選判

得上封事人云吏部計選不得其才請命公卿舉賢而任所司云知人之難恐不絕私非選士之策

底祿任人惟賢是務居位稱職無私乃可況爰設天官俾司衡鏡審輪轅之目每得山公表清通之心更推裴楷固不失士將無棄才何必咨爾公卿獲我髦彥雖鄉舉里選則有附於曩時而操柄執權諒難廢於今日且如知人匪易絕私尤難前王以之則哲五倫猶是自疑家官必擇夫至公庶流自息其貪競議乎經久曷可因循愚謂上封未

協中道

鄭宥

宥天寶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字詁判

甲書字詁所由計功不及日請科罪不伏訴云

紙類不同

八卦六爻是生書籍龜文鳥跡遂成模楷開汲郡之冢升魯國之堂遂獲遺編因多墜簡惟甲婆娑王府掌握銀鉤取類筆耕能成墨妙棄其晷刻差以毫釐計功雖訴其短

長類紙難逃其簡牘必也時無所廢理實可憑須旌不匱之勤寧窒有孚之訟

趙陵陽

陵陽天寶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燕弓矢舞判

燕師國子以弓矢舞樂師巡列將捷之曰眡瞭詔來瞽臯

國有燕禮式明慈惠之德政資和樂爰修歌舞之容所以崇仁厚之誠省威儀之節先王作則顧禮文而可徵君子

守宫瞻主掌而何關且宗伯列位舊章不妄司弓設班周經未棄是以舞而習射抑有前聞用斯義而燕飲孰明其趣而乃帥兹國胥亂我王猷靜言越樽何以率職相師之道在眡瞭而何傷失禮之辜伊瞽矇之或忝樂師所罰雅符滅鼻之刑訴者無辭尚勞滕口之說徒有來皐之詔終貽獲戾之憂

李諲

諲官京兆府員外參軍

妒神頌并序

粤若稽古徵諸陳跡雖年移代謝而損益昭然是以宋玉高唐之辭盛傳於南國曹王洛神之賦永播於東周莫不事載圖畫名標史冊河東之美者有妒水之祠焉其神周代之女介推之妹初文公出國介推從行有割股之恩無寸祿之惠誓將畢命肯顧微軀儀形飄殞於宇闕一烟名跡庶幾於不朽後縱深悔前路難追因爲滅焰之辰更號清明之節妹以兄涉要主身非令終遂於冬至之後日積一薪烈火焚之爲其易俗諺云百日斫柴一日燒此之謂也闔境之内疇敢不恭順之則風雨應期違之則雷雹傷物

兄則運心以求合我則處室以全眞兄則禁火以示誠我則焚柴以見志惟兄及妹與世殊倫傳曰介之推終不言祿祿亦弗及渾天記曰著寒食者爲助陽氣用厭火星所說不同互有得失其來遠矣安可闕如縱因事之宜亦自我作古祭法曰其有廢之莫敢舉也其有舉之莫敢廢也

東北至土門之口西南跼磐石之山方圓百里別成一境天寶中以賊臣背化國步猶艱塗炭生靈焚燒甲第伊我遺廟巋然獨存簷裾迭叶於當時庭宇更新於往日惟孤直慮見援於妒名行本堅貞實堪垂於令範今幸遇塵

不動海水無波蕞爾小戎曷足爲患昔虞舜至聖尚有苗人之誅殷湯至明豈無葛伯之伐蓋以君爲元首臣作股肱飄飄轅門藩屏王室乃命河東節度副大使兼工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薩公諱兼訓謩此禁闈公掌握衡鏡心韞韜鈐勢若轉規謀如泉湧運籌帷幄孫吳詎可比其能料敵戎旃衛翟不足方其妙浙江遺愛但羨還珠汾浦來蘇惟欣去獸申命我承天軍使節度副使前永平軍節度右廂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試鴻臚卿同山南東道節度經略副使上柱國党公諱昇鎮茲巨防公天子忠臣元

戎外砥志惟清而惟謹行不諂而不驕往任滑臺職居總
統沂歸本道位處專城投醪之義遠聞挾纊之情久著爰
自至止星管再周路不拾遺人皆樂業長筵繼日士忘其
勞細柳垂陰衆歌其美水碾成而永逸聚米難儔軍井達
而常聞伏波不竭君依神以徼福神依君以庇躬事勢相
因理亦條貫固宜書其已往播於將來貞石既礱斯文可
作爾其泉湧祠下蓄爲碧潭飛入大河噴成瀑布淵濤衆
瀉雜雷霆之聲盪雲沃日類風水之會經沍寒而氣蒸萬
象處炎燠而清潤一川灌木扶疏引柔條而接影纖苗靃

靡夾高岸而隨風自古及今非軍則縣未嘗不揆月撰日備其享禮春祈秋賽庶乎年登巫覡進而神之聽之官僚拜而或俯或仰既而坎坎伐鼓五音於是克諧峩峩側弁三軍以之相悅公之德也如此神之應也如彼且河北數州山西一道或衣以錦繡或奠以珍羞無晝夜而息焉豈翰墨之能諭咸以商者求之而獲利仕者禱之而累遷蠶者請之而廣收農者祈之而多稔不然則奚能遐邇奔湊奉其如在蓋聞有而不言謂之隱無而言之謂之誣又聞詩月者尚奢愜心者貴當承命述事敢不勉旃謹因退食

之餘竊比陳其梗槩也銘曰

凡有異行宗之曰神匪害於物實利於人見則禁火姝乃積薪其爲佳節在乎芳春今古千齡方圓百里德音無斁烝嘗不已祭具珍羞服先錦綺所求必應高山仰止將軍塞下細柳營邊晴開朝鏡霧雜爐烟神理昭昭靈草芊芊紀諸令範光我承天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妒祠之水澹爲黛色跳彼噴浪如有可則古往今來源流不忒興雲致雨侔造化力禺禺昂昂粤君之德或祈或禱永無休息神之歆之福善寧極

左光嗣

光嗣天寶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字詁判

甲書字詁所由計功不及日請科罪不伏訴云

紙類不同

去聖久遠微言已絕求之淳儒存諸詁訓陳吳恢之青簡恐誤當時許蔡邕之丹書將傳後學況秘緯有府寫書置官傭計長功能歸典藝紙既殊於大小課罔齊於徐疾覽之繁文豈將烏以觀跡率其大較乃非人之𡙁肘惟甲斯

篆非罪勿籍

任昇之

昇之樂安人天寶時隱居商洛

遺鄭補闕書

昇之白頃退居商洛入關披陳山林獨往交親兩絶意有所問別日垂訪昇之五代祖仕梁爲太常初任南陽王帳下於鐘山懸岸圮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黄鐘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雖剝落仍且分明

大雨之後纔墮而獲即梁武大同四年數日遇孟蘭大會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訾并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篋笥之内遺文尚在足下學乃天生而知計捨運籌而會前賢所不及近古所未聞願採其旨要會其歸趣著之遺簡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樂安任昇之白

鄭欽悅

欽悅天寶中官右補闕集賢直學士歷侍御史爲李林甫所惡斥於外

復任昇之書

使至忽辱簡翰用浣襟懷不遺舊情俯見推訪又示以大同古銘前賢未達僕非遠識安敢輕言良增懷愧也屬在途路無所披求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爲絶代之賢藏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隗炤之豫識龔使無以過也不說葬者之歲月先知圮時之日辰以圮之日却求物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爲當世達識復與諸儒詳之沈吟月餘竟不知其指趣豈止於是哉原卜者之意隱其事微其言當待僕爲龔使耳不然何復見顧訪也謹稽諸歷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

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旬服者五百
也黃鐘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四年上求
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
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
初葬於鍾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巳巳是
初圯墮之日是日巳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
三月至大同四年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
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為十八重三為六末言四百則
六為千十八為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

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巳巳初𣅀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𣅀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甸服黃鐘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𣅀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巳據歷計之無所差也所言年則日月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矣原卜者之意當待僕言之吾子之問契使然也從吏巳久藝業荒蕪古人之意復難遠測足下更詢能者時報焉使還

不代鄭欽悅白

張均

均贈太師燕國公說子官戶部侍郎轉兵部開元二十六年坐累貶饒州刺史尋徵爲戶部侍郎九載遷刑部尚書楊國忠用事引爲大理卿受祿山僞命罪當大辟肅宗特恩免死長流合浦郡建中初贈太子少傅

邠王府長史陰府君碑

公諱某字某武威姑臧人也昔恭王之裔別封於管有夷吾者能霸桓公則平周辭上卿之禮適楚賤大夫之職以地命氏授於陰城新野之涼皆爲著族貴則重族二后榮

則一門四侯道則山紀神仙行則里題忠義建名崇德世有其人公高祖湘東內史鏗梁州之子屬詞比事天下宗之曾祖江州刺史通道館學士顒祖朝請大夫國子博士宏道考某官景明貽範清白纂烈文史累善所徵及公而盛公承禮樂之峻胄稟清明之異姿天生粹靈氣合貞素下帷專思重席擅業至人藏用有道德之鄉君子爲儒無榮辱之境尚東郭以自逸與南容之不廢調補陳州司倉徵其志也以爲非足利時不容終秩遂優游初服述祖移年嘿志元言洞心清律常手操經籍耳練宮商澹有怡神

坦無嬰慮是可忘機造化豈徒屑意公卿而已哉故德充
以外形才全以內濟委懷從運與道無名尋拜命宜城公
主府記室參軍退一隅而无悶進三府而交辟署守長河
曲資而往曰惠人無小吾所從之其至也去惡如救焚急
賢如濟渴遇物風偃推心理裕平其志而異物不遷一其
誠而萬情咸括清猷美績克存餘詠飛狐之地戎馬生郊
俾公爲蔚州別駕則惠化所存勇且知方肇建天人懋官
靈器入爲慶王友轉太子中允又拜國子司業邠王府長
史或舉德以進或尚閑而退不失其正達識推高其年月

日寢疾東都終於永豐第春秋七十有五惟公率心經於德義檢口絕於臧否秉禮樂而視正直蘊文藻而含清眞可不謂才全而蹈道者歟位不兼濟惜也夫人范陽縣君張氏丞相燕公之妹元師妙德嬪風女師梁氏義輕於前志曹門克貽於後範府君之喪紀縗將縞晝哭成疾恐流年之易除慟累月而云逝沒而不朽者非禮節絕倫之謂乎春秋若干以其年月日合葬於龍門南陵原禮也公無子有二女咸以淑行著於通門喪葬克家慼戚行路子壻吏部郎中吳興張珣度支員外郎隴西李愷永懷清冰緬

託貞石庶乎時遷陵谷猶徵少女之詞道在宗親不昧諸姑之德大人爲頌俾小子序焉

魏仲犀

仲犀元宗朝官比部員外郎出爲華州刺史歷江陵長史荊南節度使

饒娥碣

昊昊皇天照臨下土皇天無私旣父且母昭爾有德拯斯民苦彼饒者勦沒於長江幼女號廻激於穹蒼匪類伊蛟爰搆其殃上帝懷之雷霆交作火焚長川風擾巨壑烟雨

冥晦雲龍騰搏邦人大恐水物殄瘁魚鱉蛟螭曾無噍類
滅以湯淵僨於江汜所貴者男所賤者女緹縈投身楊香
搤虎古有其儔今得其侶純孝所感感靈動天善惡不激
參於上元咨爾邑人感焉愼焉予忝令長聞之不書後之
君子謂我何如爰樹貞石表其里閭

常無求

無求天寶時官右補闕

對反古修火利判

乙學修火利合土爲之用人言其反古辭云皆

從其朔

五帝殊功不相沿襲三王異制各有等衰故汙罇施太素之前合土漸澆漓之代乙雖非火正將效祝融未及漢陰之望遂作河濱之器俾夫上之德有益陶鈞濟物之功更成埏埴則宮室臺榭爲利頗多送死事生於何不有跡雖反古事乃榮今無乖佐理之端妙合隨時之義況稱從朔將執禮經雖致薄言何傷厥理

張錬

錬京兆人元宗時進士第

尊勝陁羅尼寶幢銘并序

窮乎化源微之闕彼眞理妙之本夫天宮寶幢特異諸相所以樹善除惡開愚解迷蓋帝釋之能崇敵修羅克勝之置也然則秦都綺甸神皋奧區有縣曰涇之陽鄉曰仙之圃圃有店曰六渠史稱延韓數年之命爲秦萬世之利即此之謂矣矧此土惟沃壤俗阜英奇別有諄諄耆年兼諸信士爲其殘兇尚梗負我國恩常以錢鏄之餘互相勸勉豈不能發大宏願上答休明爰立寶幢永資皇祚仗佛威力殲厥渠魁偉千載之傳芳傳我里之盛事可不美矣曰

然於是命工人琢奇石集眾妙飾端儀俯長逕鎮逆旅宎鄭渠之發地跨荊山以簪雲霞開於峭路之旁電緻於錦川之上震耀原隰草木增輝列大乘經文現彼寶相備陁羅尼教闕一字是虛無暴慢者聞之肅恭往來者覩而愕眙軒騎讀過歷險無驚樵夫誦行履危不懼猶是水中鱗甲遇影而生天郊外零霧因風而蕩盡則知聖教慈力廣大莫量若非正真孰能幽贊利物而已亦不可以識識不可以智知則善住天子迺能證歟於戲闕二字者多利闕一字者少曷此者幼殊能達之曰有眾善寺大德沙門齊秀漢皇

胄緒當代名僧衆皆揖之邀共集事又高行僧元朗以律傳聖教文接儒流端居招提與秀同舍雖不在位而能一心懿哉二公更著能事三年夏四月鍊頃自薊門纔歸舊國因花宮問道遇元朗上人或賦詩以相闕一字或開經而了義旋則摻袂涉冬又逢譜著斯文素非述者銘曰

高幡金頂屹亭亭堅立不動干窈冥妙崇實相載寶經旁懸兎月挂鶉星跨山帶原靜郊坰生天鱗甲自花汀天長地久兮寒光轉青聖君壽福兮萬億千齡

顔舒

舒曲阜人天寶時制科登進士第

刻漏賦以叶心理馳箭爲韻

原夫陰陽遞運日月分馳星紀之輪還或爽律呂之疏密難知迨皇王之有作命壺氏以緝規爰置水於刻漏載以火而守之則晦明之期可準興寢之候無差爾其高卑列級洪殺順理靈蚪屹以俯開陰蟲矯以仰止上流注而不竭下吞挹而無已既泓澄而泉濬亦驚激而波起則良工之妙著焉睿哲之心見矣是用斟乾晷測時變視盈闕於金壺觀騰波於銀箭惟箭馳而壺減固流續而波若筒列

之數與運而無乖輝景之移閉户而可見懿其節正斯代事沿往牒信古往而今來必用之而道叶罷衣裳之顛倒配皇極而調燮不假軒闇之鳳凰何用堯階之蓂莢別有希榮片玉庇影環林驅疾風之早厲知寒漏之巳侵恐年華之不與更悄悄而傷心

賀蘭廣

廣天寶時人

對屯田佃百姓荒地判

諸畿縣置屯田佃百姓荒地主今復業請自耕

種屯司不與縣司執申若不還地人卽却逃

人散久矣地廣大荒開都護之屯田闢天子之縣內且耕且戰歲取十千以餉農足食足兵武有七德以威敵殊管氏之見奪異周制之不須且運屬中興人多復業惟桑與梓詩人興敬止之辭安土重遷縣司敦仁人之禮請從地著之業無俾流萍之歎

竇公衡

公衡天寶時官戶部員外郎

石門山瀑布記

括蒼東南沿惡麗二溪八十里有石門焉層巘中斷崔嵬雙崪排霄軼宇菡萏元氣自谷口須洞珍木奇蔓森梢蔽虧嵌崖側澗崩駭嶔駭厥有瀑水迴挂青蒼浩然風雷殷颯林壑噫靈造融結神功卓異是宜磅礴萬古偕並三才豈疏鑿道建之力預矣觀其驚噴垂透漉滮淋漓明滅芬敷空濛靄昧飄飆衍颺綿羃縈紆蕭索淒清淅瀝璀璨因物變化與時推移故春夏爲霧雨秋冬爲霰雪陰爲鬼神陽爲蜺虹曙爲煙雲夕爲河漢屑爲粉絮迸爲珠璣曳爲布練霏爲綃縠斯亦爲殊翫也而遊者涉獵談者鹵莽至

於傳聞會無髣髴遂使丹青可象不列於一顧之間勝賞非遙見遺於六合之外惜夫余偶踐絕境得窮佳致俯聆仰眺嗟歎徘徊乃命僮攜絙准度自上潭直瀉至天壁三百五十尺自天壁飛灑至下潭四百五十尺凡八百尺庶登覽者不昧於高深遐想者每憑於文字題諸巖側永播區中云

山陰述

天寶甲午歲夏四月宇文顯莅山陰令是日鄉黃髮與胥徒洎衆趨事於琴堂之下偶以待命公乃從容言曰自大

朴既散大道既隱我先王始議於理蓋得人而後有理失理而後及亂理之義其難乎不易方不變俗因弊施宜而已夫身違而心違心違而性違以至於天官擾而吏擾吏擾而人擾以至於亂故縛性必先縛身心理人必先理官吏教之不明令長之過化之不率吏人之罪於是邑人聞之豪暴貪闕一字者肅焉而悛貧窶寡弱者熙焉而安故一年而成其佳政二年而號爲樂土人吏樂安郊坰蓊鬱澄湖之上清風穆然茲所以承其聲懷其惠者相與如歸然後以順固闕一字以信齊一是以趣務舉滯猶驂之靳若冰

之釋君子曰山陰之理得其由矣天下之政煩我政其靜天下之理外我理其中身和則心和心和則性和性和則氣和氣和則陰陽和然後感其氤氳志不離德不分官簡則吏簡吏簡則人簡人簡則物簡物簡則天地簡然後知其止足上不干下不黷和與簡政之本歟噫古之化吏人俱及其次更及其下俱不及自太公灌壇仲尼中都言偃武城至宓不齊巫馬期單父六百年間吏人猶及自西門豹史起鄴至魯恭中牟三百餘年吏人更及自魏晉宋齊梁周隋四百餘年吏人俱不及聖唐分職公復及之若磅

礴而言普暢皆是則堯之屋不足封舜之刑不足用遷善遠罪何慮何思是理也其體宏哉石刻之以鑑來者賓公衡記

鄭棨

棨元宗時官尚書郎

開天傳信記序

余何爲者也累忝臺郎思勤墳典用自修勵竊以國朝故事莫盛於開元天寶之際服膺簡策管窺王業參於聽聞或有闕焉承平之盛不可隕墜輒因簿領之暇搜求遺逸

傳於必信名曰開天傳信記斗筲微器周鼎齊量不節之
咎自巳致乎好事者覩其志寛其趣是其心也
山石榴偈
何方而有天上人閒色空我性對爾空山
康傑
傑天寶時人
安天王碑陰
昔剖符嬀川化洽殊俗授律遼海皇明益暢由是威名簡
帝建旟此藩爰自下車率先明祀牲牢器弊𠀤或不蠲若

國有兵戎賈君於是告虔而羣凶失險歲或暘旱賈君於是薦信則車迴甘澍無享不答有開必先非惟岳降生則孰能獨契其道若斯之妙故神以立政則不言而化神以施惠則日用不勤神以肅物則不怒而威神以察微則無幽不燭故我王是崇也而乾坤式宴庶績咸熙我賈父則之也比年用登物不疵癘故人非化不感感非神不浚神明之道與賈父之政通矣謹按王者往也既有歸往之德宜其有安天下之名故吾君崇其秩禮以答嘉休賈公載刊睿冊式旌不朽别駕馮公承相樂氣潛融清輝外朗探

道得元元之旨屬詞盡詩人之興雖勢居熏灼不以材地驕人位高出刺能以謙卑自牧揚惠風以拯弊激清流以盪邪廣太邱之道則無所不容受鴻鍾之虛則有來皆應不空之頌斯焉取斯長史張公元瓚允迪厥猷匪懈於位佐上以直率下以寬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赫赫千里緊公是毗錄事參軍判司參軍等並材望孤標聲實兼茂官殊而各競於理事異而同歸於公百城作率亦庶僚之勸也安喜縣令等並砥節首公飭躬從政一德均化故四人不擾一心共理故千里謐清豈伊異（闕一字）衆宰君之助也戊

子歲夏五月邦人勒美於碑之陰雖遷改不時而瞻誦有所懿彼來者勿替引之

王太眞

太眞元宗時人

鍾期聽琴賦有序

昔曾待詔金門屬吾君耽道久之事寢歸與寧省竊服古訓見郭林宗傳曰貞不絕俗隱不違親賢哉斯文生人端格然恨甘旨不足每淪翮自咎及耿坐虛館凝神定靈夜分假寐如聞琴聲發越宛在左右寤而驚悅貴知音爲難

感鍾期善聽因賦是以廣意

寂兮琴之德寥兮琴之聲德徹陰陽之奧聲涵淳粹之精體空洞響眞清偉上皇之遺功超萬祀之垂名祇開成連伯牙以傳曲忽覩師文子春而移情俟良知轉化靡忒鍾子期故有空山之谷清澗之湄幽人髣髴絶粒茹芝憑高梧引長飈激楚紛宛流波逶迤陽阿布濩結縩參差高秋風冷遠浦霜滋素月滿繁星稀雅調閑逸流風遠吹鍾期當日傾耳志之怡性愜靈中矩應規躊躇四顧俟其辭而曰聽商則知愁霖春零開角乃覩韶華秋榮羽發則寒生

朱夏徵來則暑移元英陵厲翕忽消息竭盈君子悅懌導
心和平斯實庖丁投刃而節應郢人運斤而風生者也夫
其高張絕絃韻清調苦惝恍惻慽一龍一虎猛將之逐虜
冰雪操蘭蕙薰嶷兮崇山勁若寒雲烈士之諫君跂燕趙
望江漢行路難杳無畔淋漓沸渭牢落泮渙遊子之悽斷
徽未撫涕橫流悲宿昔心悠悠樵童牧豎登孤邱哀引南
音一何楚囚興歌百里又喜子游應事態移體物聲愁或
飛而不速或擁而不留愔愔泠泠窮微達幽一偶鍾生之
聽妙極而不周於是夔襄愕眙昭曠咄咨音有至而乃發

發當及乎此時乃理雲和寫咸池感天地動神祇元鶴鼓舞鳳凰來儀風雷並雲雨隨黃帝之所聽瑩伊代人疇敢以窺鍾子兀然收聽反視沈吟不已感樂之至精得音之微旨信音之難蓋由有此誠在聽之以心安可察之以耳嗟嗟琴韻盡美矣

朱絲繩賦

達者覩物而自識眷繩而象直白能受采知成用而可修樂匪在音遂執中而有得諒絲繩之爲物類託質以自植幸操張以一伸任縱橫而取則故能貞而守正勁以全眞

含至和以不屈抱孤直以誰鄰若剛克以自致訴柔立而有因齊達人之履道比君子之修身久而莫渝豈紅紫之見奪勁而不撓非糾纆之爲倫當其泓水初滋勢如未理女工爰作視其所以如積微於秒忽遂立質於經紀察其本同成經以自綸喻乎時表直道以如砥挂端標以有準持正色而爲美將配德於清壺願齊名於直矢故能從繩作直因物寓詞苟一繩之可法將百行以爲師義足仰而象矣理自中而得之直可自倖奚感鮑君之與色非我行徒興墨子之悲將勁挺而自守庶回邪而不欺俾夫取象

師心必由斯道考朱絲之外物得素尚於中抱奚水鑑之足徵拒韋弦之是佩觀夫正不與奸色儔勸吾人之聿修直不爲虛聲枉俾吾人之取象故能名昭樂曲義暢人謨鄙在勢而不理賤爲質以就汙願處微而就正終守直以不渝足以諷良材而轉雅操端循質而喻通途苟中正之可進願從繩而已乎

劉沓虛

沓虛江東人天寶時官夏縣令

對不知名物判

得乙是甲吏之賤者問所掌名物而不知被科

訴云莅事日近

在心匪懈莅事克勤實曰司存惟其慎敬不率厥訓自貽伊戚瞻言乙者參名甲吏當恭爾職知闕釁之重無廢所掌在組練之堅焉得曠官孰云從事且孔明輔相猶獨親於簿書彼乙微品何不知其名物請寘於理以懲不能

張秀

秀范陽人官檀州刺史

對上生下生判

律生算失上生下生之數或告之辭云管皆合

度

元聖立極俾人作乂博謀廣通以訪異能理歷明時用司氣候律生何者忝乎在職考銅渾而正氣吹玉管以飛灰變冷含暄當盡互物之妙娶妻生子庶探成器之功何得倣擾厥繇候張失數儻虧官紀必殄孟陬安可敬授人時是亦焉知天道永惟至理多眛彝途且官不易方士資守業厝都秘術莫繼菁華趙達能名空嗟巳矣旣乖七始之則須正九章之科

賀朝

朝越州人天寶時山陰尉

對龔代封逃判

丁長當龔代封逃主司以有兄不錄其弟

夏分五等周開九命國庸人爵貽厥孫謀青土白茅將傳欒郤之室裘裳鍾鼎必襲金張之家丁旣慶積山河用光家國不聞必復之業旋有逋逃之讓榮命不顧同顏闔之鑿坏遁跡方來共丁鴻之蹈海一去鄉縣幾變星霜冀疇庸之有主在是弟而可錄不謂政也無二法不容私終使

長襄代封沮元成之宏義幼而時棄允張純之格言

婁元穎

元穎天寶時進士

泰階六符賦 以元亨利貞爲韻

倬彼垂象悠哉混元列泰階而有曜應洪化而無言歷歷映天連光於維斗昭昭初月接影於軒轅總而言之三台之號攸著詳而察也六符之驗斯存聖人有以仰觀於變其教彌敦今上握符正位出震居尊宮壼肅穆巖廊政分行其三無庶欽崇乎道德致其五至洵光被乎乾坤此上

台所以曜而不昏也若乃山川降精卜夢斯井野無遺彥朝滿羣英稷契夔龍詢謨乎三署龔黄卓魯鎮撫於百城上下以之和睦品物以之咸亨此中台所以炯然而明矣夫其羣吒是賴一藝必精農無事而狎野仕有祿而代耕康衢之童久嫺於歌詠擊壤之老無謝於生成此下台所以皎爾而晶矣故能通燭寰瀛交泰天地信景爍兮物有序降休徵兮靈必至曷比夫兩曜合壁作祥瑞之一端五星連珠爲太平之一致況其照耀熠熠其精純粹分輝旣象於六爻比影復侔於三事盛其德而高其色通乎微而

洞其秘大易所謂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也乃作歌曰君臣穆兮純化清玉衡正兮泰階平嘉歷數兮無極配乾坤兮永貞

郭向

向天寶時官太子尉

對選擇卒史刑罰疑赦判

有司選擇卒史以文學掌故備員有比百石以上誦多者先求之不得誦如功令又甲刑罰之疑俱赦有司并刑不上備省科之云適輕不服

諸罰有權

政以經邦揆務刑以禁暴去邪先王論於股肱大易明其噬嗑故賢能必佐小大以情立綱紀於天官作規模於秋典其來尚矣難可忽諸才有所通或徵諸管庫法有明象乃著自星辰所以掌故備員擇先文而後學刑法俱赦孰有權而適輕蓋晁錯惟勤昔聞其任呂刑高議已盡其能興訟者何秩既下於百石折中者理條不紊於三千必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誦先王之典誥有夫子之文章自合昇之司徒而曰俊士建功於當代垂裕於後昆未聞鳴鶴

闡天而乃嚇鴟從事誠宜改革徒以盈庭息乃訟端寢乎功令如有倫有要不愆不忒定國之慶溢高門蕭何之約在關中雖并刑不上亦片言可折省之可罰甲也有詞法貴從寬難明與罪